



## 穿行九里河大峡谷

安徽合肥 董静

九里河大峡谷位于大别山腹地霍山县东西溪乡的余家畈村境内。是一片没有开发的原始景观,充满野趣,我一直心向往之,但苦于山高路远未能实现。近日应乡办余巧玲相邀,到她娘家所在地余家畈村踏春采茶,再顺路探访九里河大峡谷。

从中国月亮湾作家村到九里河大峡谷,相距大约十五公里。我们向九里河大峡谷进发。在通往九里河大峡谷的山道边沿,得见几棵高大挺拔,粗壮笔直的树木,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心生好奇,这是什么树?陪同的巧玲卖了个关子,指了指树上的挂牌。挂牌树,一定很有年头。古树名木保护牌:枫香,金缕梅科,树龄400年,编号8—57,保护等级——二级。紧挨其旁的是一棵树龄370年和200年的枫香树。巧玲家门口的两棵青冈栎也有110年了,百年古树在这里随处可见。

再往里走,一棵茂盛的野八角树映入眼帘,在巧玲家的门前曾看到过一棵。因为自己爱好种植,对这些很感兴趣。自家平台的花盆里有一棵种了近二十年的花椒树,每年收获的花椒自给自足绰绰有余,且味道纯正。心想,要是能拥有棵八角树再好不过了。根据经验,大树下面偶尔会发出小树苗,巧玲家的那棵树下没有发现,当时觉得有点遗憾。没想到山林里的这棵树更大,分明看到树下有一株小八角树苗,意外收获。巧玲忙找来一根坚硬的树枝,松开周围的土壤,三下两下把它挖了出来。

继续前行,一些香椿树枝挡在路中。我猜,这些树枝有可能是有人为了采摘香椿芽而折断在此的。现在正是植树季节,上前挑选一枝带有绿叶的小树枝,准备带回家插种试试。早就想拥有一棵自己的香椿树。遥想迎春,在自家园子里亲手摘下一朵朵油光嫩红的香椿芽头,那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,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香椿,又叫“椿”,是吉祥树。常言道:“门前一棵椿,青菜不担心”。香椿营养丰富,可口味美,把这份“椿”揽在园中,随吃随取,那可是最鲜的时令菜。一路行去,此后,又在巧玲家的山地里挖到一棵黄精,一棵玉簪,不虚此行。

这次穿越九里河大峡谷还喜获了一份“大礼包”,就是巧遇心形“茜草”。女儿许尔茜名中的“茜”字即由其茜草而起,一直都是只闻其名,未见其形,今天终于一睹芳容。茜草,叫活血丹、四轮草,是多年生草本植物。茜草是一味很好的中药材,具有凉血、止血、祛瘀、通经、镇咳等功效。茜草又是一种天然的粉红色染料。茜草的花语:爱的呵护。怪不得当初爷爷给孙女起了这么一个爱意满满的名字。

心情好,脚步也轻松了许多。通往九里河大峡谷铺满枯叶的碎石路面上,卧着一只刚刚冬眠苏醒的小蛇,还不太灵活,用树枝把它轻轻地挑到草丛中。两旁森林茂密,山清水秀,好一片净土。山路两边一些不知名的小草小花格外翠绿鲜艳,各色映山红漫山遍野,赏心悦目。溪水潺潺,我们顺着溪水声前行,眼前豁然开朗,一条瀑布飞流直下,颇为壮观。大家在瀑布下面一潭清凌凌的水面上玩起了小时候掷石片的游戏,弯腰轻轻地将石片抛入水中,技术好的可以让石片在水面上一连串弹跳很远。先生屡试不爽,无奈自己技不如人。

天色渐晚,没能游完全程,大家依依不舍往回走。听说九里河大峡谷的深处惊险无限,时常能见到野猪、野山羊、野兔子,还有漂亮的长尾野鸡出没。那就留点念想,下次再来。

## 黟县实习

安徽合肥 程志红

1999年5月,安农大96蚕学班30名学生在黟县蚕种场集体实习。蚕种场面临县城,背靠碧山,被大片大片的桑园包围,弥漫着一股青气。“一弯新月挂半天,银辉淡淡洒庭院,春意恼人心意乱,空对良宵难入眠……”桑林深处响起一阵悦耳的黄梅戏,那时满身青气的我正在清唱《陈州怨》。大三那年,我与黄梅戏热恋,并成为合肥地区业余黄梅剧社中的一员。当时,同学们正争分夺秒地背单词,备考英语四六级,我却不合时宜地在桑园里吊嗓练唱。

带队实习的是辅导员陆贞铭老师。陆老师找到我:“你唱得真不错,我以为是谁在放广播呢!不过,英语与计算机你要重视,这是未来就业的敲门砖。专业课要学好,不要瞧不起蚕学专业,你把蚕养好了,就能把猪养好,把鱼养好,一通百通!”

当年我与小鸟、阿寅分在一组,由江秀芬、江秀华、张文秀三位师傅带我们实习。这三位师傅名中带“秀”,都很秀气:大师傅端庄稳重,二师傅眉目如画,小师傅巧笑嫣然。除三位师傅之外,我们组还有两位来自碧山村的小工,均为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,善良、敦厚、朴拙,既是乡村生活赋予的生命底色,也是她们留给我的最初印象。这温暖而美好的印象,贯穿整个实习生活,从未褪色。

静下心来养蚕,发现这是一件很有诗意的事:蚕的生命源于一张薄薄泛黄的皮绵纸,蚕卵孵化成蚁蚕后,昼夜不停地咀嚼吮吸桑叶蕴藏的经脉乳汁,那黑瘦柔弱的身躯,一天天膨胀壮大。经四次休眠脱皮后,出落成一位饱读诗书的白面书生,晶莹剔透,满腹经纶。但生活不全是诗意。不久,这里发生了一件很惊悚的事:蚕种场一位汪姓男职工在备料间里,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四十多岁的生命。他的死在蚕种场掀起一场风波,或悲叹或惋惜。桑林是他日常劳动的场所,白云青枝是他永远的归宿。

在蚕种场,个体的挫败不会上升为深远的悲怆感,人们依然对生命怀有喜悦,对未来寄予希望。生活仍在继续:寻幽碧山村,闻野花清香芬芳;漫步小河堤,见老马含情相望;采叶桑树林,品桑葚口齿留香;月色溶溶夜,听田间蛙鸣阵阵……

三位师傅都很好客。大师傅在蚕种场就地请客,吃她亲手包的猪肉韭菜馅饺子;二师傅在县城新买的房子里,让我们欣赏她惊艳的厨艺;小师傅带我们去西递游玩,品尝当地正宗的徽菜。说到西递,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深入老宅的青石小巷,如女人织锦的蚕丝,坚韧缠绵;徽州女人倚

在高楼上望夫归来的影像,一直在我心头萦绕。2002年,根据这个意境,我写成散文诗《西递印象》,在紫蓬民间诗歌节中获奖。

蚕儿休眠时我们放假。利用这些闲暇,我们游遍周边景点。小鸟、阿寅和我以访友的名义骑车进入南屏景区,寻觅张艺谋拍《菊豆》的旧迹,参观了8幢代表宗族势力的古祠堂。蚕儿上簇后,又有一个空档期。我们4位男生与班上两位“蚕花娘子”阿雯、阿娟一行6人,包车去游黄山。我们从南大门步行上山,一路走马观花,爬到迎客松旁,争相合影留念。天都峰上,一对小情侣从小贩手中买把连心锁,郑重地锁到铁链上,将钥匙抛入深谷,希望自己的爱情如同那把连心锁一样,牢不可摧,与黄山同在。

黄山归来后,蚕儿也该下山了。我们把蚕茧从簇山上摘下,用锋利的刀片一个一个剖开,将健康的蚕蛹按雌雄分拣出来,然后让它们羽化成蛾,交配产卵。至此,实习进入尾声。

那年实习,大家都有收获。有人收获美酒、有人收获美食、有人收获美景、有人收获美文……最牛的是阿成,他收获了美人。丰神俊朗的阿成与家住蚕种场的美女“海飞丝”一见钟情。女子歌声轻妙,笑容柔美。后来,那歌声从黟县飞到合肥。

我们班30人,高考填报志愿时,无一人填报“蚕学”,均是“专业服从”录取。30位学蚕人,想的是如何不再养蚕。这是我们的痛苦,也是蚕学的悲哀。毕业后,29人不愿养蚕,纷纷考入政府、机关、高校、媒体等,只有阿伟留在了黟县蚕种场,留下96蚕学硕果仅存的传承。多年以后,“蚕学”果然如陆老师所言“一通百通”,改名为“特种经济动物饲养”。后来,连阿伟也不再坚持,考编进入黟县县委。对96蚕学而言,不再养蚕的梦想永远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努力,唯有如此,才能构成令人欣喜的命运星空。

## 寄往天堂的思念

湖北十堰 张婷

奶奶出生于一个偏僻的山村,那里依山傍水,明月半墙,滋养了她的童年。二十岁时,作为新娘娘的她在众人的祝福声中,来到我爷爷所居住的村庄,与他齐心经营婚姻生活。奶奶十分贤惠,“三日入厨下,洗手做羹汤”。婚后,她先后诞下两子一女,最小的儿子即我的父亲。

奶奶和爷爷是庄稼人,以一己之力助儿女成家后,于父亲婚房约50米的地方建了一方小屋。这看上去极普通的50米土路,却在我的生命中洒满了温馨的记忆光点。小时候,我时常见到奶奶端着一个盆子颤颤巍巍地朝我家走来,盆子里面装着几个刚出笼的馒头,只见她用手掐了一下馒头外皮后,兴奋地对着我高喊:“快吃吧!还是热的!”

奶奶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生涯,而且总能如滤镜般滤掉我少年时期的种种不快。她或许摇着蒲扇,送我丝丝沁人凉风;或许讲着故事,引我探讨光怪陆离;或许拿着糖果,赠我一份童年快乐。奶奶家的米缸里有时放着几个苹果,那是亲戚看望她之际特地馈赠的礼物,而她总是舍不得品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我,由于家庭条件所限,对于零食总是充满幻想。我偶尔去奶奶家时,她总是变戏法似的递给我外皮皱了的苹果,然后满脸笑容地看着我啃完。长大后,我偶读古书,惊心于记忆中的这一幕与明代散文家归有光《项脊轩志》中提到的“儿寒乎?欲食乎?”竟是如此相

似,不禁有些泪目。原来,人间大爱的内在逻辑其实没什么不同,那些感动天地的赞歌,不过是一场场传承有序的亲情接力赛,却使得后辈们获得从容前行的力量,驶向成长的彼岸。

印象最深的是我那次受伤的经历。我在与小伙伴玩耍时头部被砸伤,流了很多血。家中所有人都去干农活了,平日纤弱的奶奶一脸坚毅,她牵着我的手,踩着夕阳的碎影,向乡镇卫生院走去。她一路安慰,让哭闹的我渐渐停止了悲伤。到达卫生院后,乡医说幸好只是外伤,缠上纱布后很快让奶奶领着我回家了。

那年七月,我如愿考入省内的一所重点师范大学。入学通知书寄到我家后,我并没有拆开,而是拿着它飞奔至奶奶家,让她及时分享这份喜悦。在我大一时,奶奶因病重离开人世,得知消息的那刻,我怔住了,临窗独坐良久,记忆中那白发飘零的身影不时浮现,让我体会到人生无常。风可以卷走树叶,卷走泪珠,卷走云彩,但卷不走如春良言,更卷不走我对您的思念,奶奶!